

本
期
导
读

B18 产房门前

B19 百岁古梅
演绎古道梅风

家庭周刊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501 期 | 2014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五 责编:吴南瑶 视觉:叶 聆

B20 陈建国
妻子助我成就陶瓷艺术梦



中国“核司令”的家国情怀

◆ 长城

张蕴钰将军曾深情地说过这样的话:“你们写程开甲,一定要写写他的夫人。程开甲是个纯粹的科学家,除了他的科学研究,什么都不会。他的夫人好得很,没有她,程开甲就不是现在的程开甲。”从顽劣少年到为国铸盾,“甩手掌柜”程开甲今生最愧对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。

1 顽劣少年为国铸盾

程开甲的童年或许可以说是一个“愚钝顽童”,晚熟得有些令人吃惊,他的祖父程敬斋是丝绸之乡吴江远近闻名的成功商人,他对子孙的最大期待却是走科举功名之路。谁料想惟一的儿子程侍彤连秀才也没有考上,祖父遂将希望寄托到孙儿身上,连名字“开甲”都预想好了:开,就是开转;甲,就是第一名。不想独生子连生了6个女儿,几乎到了绝望的时候,程侍彤又娶了南浔镇上潦倒书生的女儿董云峰,她不久就怀孕了。

可是程敬斋老先生却等不到新儿媳临盆的那天了,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。就在他去世第二天,董云峰生下一个男孩。祖父一死,这个家庭衰落了。再过7年,程侍彤也去世了。董云峰地位卑微,两年后她再也忍受不了,离家出走。

母亲走后,8岁的程开甲像一匹小野马独来独往,家里将他送到私立小学,上课下课他都是玩得不亦乐乎,好不容易升到二年级,竟连续留级三年。有一次他甚至拿了钱一人跑到上海疯玩到花光最后一分钱,露宿街头,最后被家里人接回了老家。等待他的是在列祖列宗的灵牌前,大妈用木棍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。大妈自此觉得不能让程开甲再这样放任自流下去,担当起做母亲的责任。

或许正是这破天荒的一顿痛打惊醒了梦中人,程开甲开始发愤读书。1937年,程

2 “甩手掌柜”愧对妻子

程开甲发自内心地说:“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珊的一半功劳,而我却没有能为她做什么。”高耀珊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,1941年结婚。高耀珊与程开甲的结合,虽然是父母包办,但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。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,无法顾及家庭,在家基本上就是个“甩手掌柜”,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珊的肩膀上。

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,对于程开甲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,不参加学术会议,不发表学术论文,每个人还要严格遵从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儿”保密条令。随丈夫进京后,高耀珊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工作,只管照顾好家庭。1969年,高耀珊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戈壁滩,来到了丈夫的身边,在研究所家属“五七大队”工作。这是基地根据毛主席的“五七指示”,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,搞好后勤供应而组建的,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蔬菜,有时也装卸部队搞基建用的砖头什么的,全是重体力劳动。

长年在室外劳作,强紫外线照射把高耀珊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。在她的世界里,丈夫就是她的天,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。

1961年,程开甲计算出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之后,压力、劳累加上饥饿,他大病一场,二机部同意他回南京家中养病,没有什么文化的高耀珊对丈夫病因的判断是“累的”。在家中,她悉心照料着丈夫。当时正是

开甲高中毕业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,两所大学同时向他发出了录取通知书,他最终选择了后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“东方剑桥”的浙江大学。

1946年8月,程开甲远渡重洋,来到英国,成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M·BORN(玻恩)教授的研究生。玻恩为将程开甲带入物理学领域,常带他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,鼓励他去结识许多大物理学家和科学巨匠,和他们探讨问题,确立研究领域。读书、搞研究是最令程开甲高兴的事情。但也有许多气恼和苦闷的地方。程开甲想,这不是个人的屈辱,而是一个民族的屈辱。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争回这份自尊。

1948年,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成为英国皇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。玻恩十分欣赏他的才能,劝他把夫人孩子都接到英国来,在这里安心做学问。程开甲却说:“玻恩教授,我的祖国有希望了,我要回去建设新中国。”

1960年,身为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接到命令,去北京报到,钱三强亲自点将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。自此,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,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。他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、两弹结合以及地面、首次空投、首次地下平洞、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。

经济最困难的时期,为了给他补身体,高耀珊想尽办法去买高价的鸡,把鸡肉炒丝、鸡骨煲汤、鸡皮剁碎包馄饨,舍不得给孩子吃一口,全给丈夫一个人吃。她告诉孩子们:“爸爸比我们重要。”为了增强程开甲的体质,高耀珊每天陪他从家中出发到中山陵走一个来回。为了早日康复,重返岗位,程开甲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打太极拳,还下决心把抽了20多年的烟戒掉了。几个月后,身体有所好转,他便告别妻儿重返工作岗位。

程开甲在家中时,家人从不去打扰他,而他自然“自得其乐”。他可以不问家中所有大小事,甚至家中的突发情况:上世纪60年代,一次高耀珊在北京跌伤住院不能动了,不让告诉他,在基地的他则安心工作,等到老伴痊愈后许久也不清楚;八九十年代,高耀珊心脏病常有发作,有时医生在楼下推药急救,而程开甲还在楼上投入地工作,事后也不知竟然老伴的心脏出现了紧急情况。后来,当程开甲得知了,更感到欠了老伴太多。

回到北京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,程开甲心情一直不怎么好,下班回家里见到不顺心的事就把气撒在妻子身上,晚上无法入睡。他是在思念奋斗了20多年的核试验场区。高耀珊也在思念戈壁滩。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时,她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,却千里迢迢从红山带回一株葡萄树,栽种在北京的家门口。



▲ 精神矍铄的程老耳不聋、眼不花,在材料科学领域中进行着独具创新的研究



▲ 20世纪70年代,程开甲与妻子高耀珊在红山家门口的柳树边合影

▼ 20世纪70年代,程开甲在做任务前动员(总装备部供图)



3 父女同著《超导机理》

在孩子们的印象中,父亲程开甲的工作一直很忙,而且很神秘,全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直到2003年,二女儿程景玉仔细读完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的《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——程开甲》一书后,才对父亲当时的工作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。“我记事的时候,只知道父亲在南大物理系从事科研工作。那时,我们全家住在南京。但家对于父亲来说更像是旅馆,回家就是吃饭或者睡觉”。在程景玉的眼里,父亲程开甲对日常生活细节非常“迟钝”。除了工作,父亲甚至连给自己下碗面都不会,“哪怕一个酱油瓶倒了,父亲也不会注意”。

1970年,程景玉和对象李世仪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专业毕业。他们入伍从戎,一人去了上海,另一人去了徐州。在部队服役多年后,两人又双双转业回到地方,被分配到吴江化肥厂。“得知这个结果后,我们立即打电话给远在新疆的父亲,向他阐明我们的观点:一是专业不对口,二是希望回李世仪的原籍吴县(现吴中区)。”但电话那头,程开甲的回答却只有严肃的四个字:“服从分配!”此后,程景玉和李世仪在化肥厂一干就是16年。他们秉承了程开甲低调、务实的作风,默默无闻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。直到退休,他们也没有对外界透露自己有个声名显赫的父亲。程景玉膝下有一双儿女,一个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物理系,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,两人如今正追寻着外公的足迹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。

大女儿程漱玉现在是程开甲的助手兼秘书。回忆起小时候,程漱玉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关在书房里整天写呀算呀,母亲最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“轻声些,别吵着你爸爸。”程开甲上了年岁后,组织上安排了同样做物理研究的女儿程漱玉当了他的助手。程开甲并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女儿就降低要求,相反的要求极严,交办的工作绝不能出一点差错。自从妻子过世后,程漱玉担当起了秘书、助手还有管家的角色。程开甲的普通话带口音,她就在旁边翻译,还时不时给父亲倒开水,提醒他不要激动。父亲乖乖地听着,享受着女儿贴心的“管教”。

程开甲与大女儿程漱玉还合作著书——《超导机理》。超导是当今材料科学的一个崭新课题,程开甲与他的导师——诺贝尔奖得主玻恩教授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双带理论,初步建立起了一套“超导机理”的研究理论。研究中,程开甲在电脑上打出英文文稿,女儿协助做计算和校对,近20万字的英文专著终于问世。接着,程漱玉又用中文整理出版。

现在,在总装备部机关的食堂里,官兵们每天中午还能看到这位功勋科学家稳健的身影……精神矍铄的程老耳不聋、眼不花,闲暇时打打太极拳,练练书法,钢琴依然是他多年业余时间丢不下的心爱。对外面的邀请,凡是和科研无关的,老人概不奉陪。他要一心一意做学问,时间是宝贵的,那要用在科研上。夜晚时光,喜读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孔子》、《孟子》一类的古书精华来修身养性。